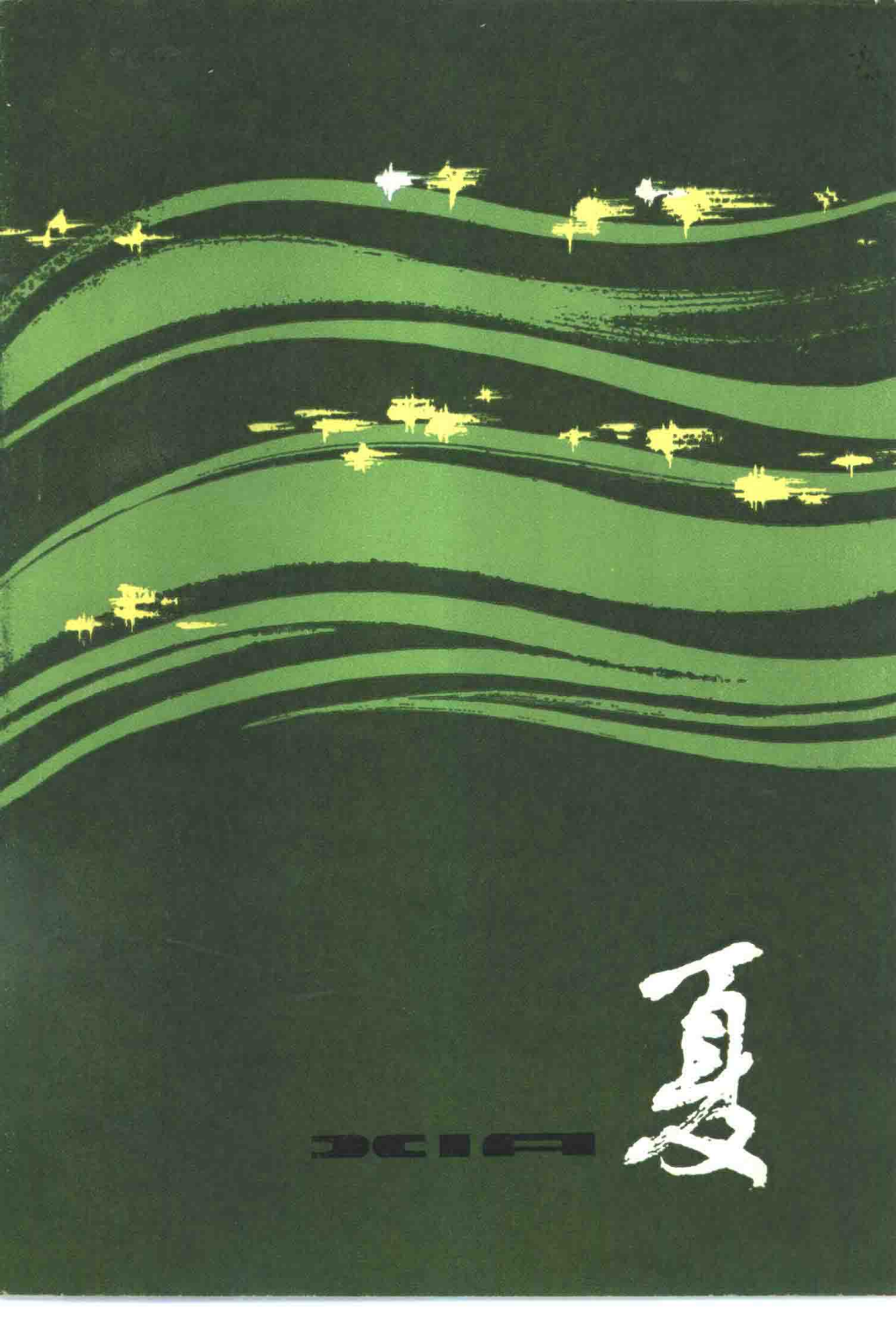




ALICE

夏

夏

张 抗 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82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 皎

封面设计：蒋 明

夏

张 抗 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8 10/16·插页 2·字数 17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4,001—49,500·

统一书号：10093·410

定价：0.65 元

目 录

爱的权利.....	1
他是不是英雄.....	34
夏.....	63
您远的钟声.....	89
白 罍 粟.....	112
我要的不是这.....	131
去 远 方.....	147
牡 丹 园.....	171
去 处.....	184
飞走了，鸽子.....	216
空 白.....	229
火的精灵.....	244

爱的权利

在这个寒冷的北方城市，夏天似乎总是来得迟迟。一直到波斯菊盛开的七月，松花江岸才铺上柳树的浓荫。虽然这已是人民心目中第二次解放以后的第二个夏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夏天的来临……

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姑娘，步履迟缓地走下刚刚从下游上来的一艘客轮的长跳板，似乎漫无目的地沿江岸朝前走去。她穿着一件姑娘中最常见的小方格长袖衬衣，没有明显裤线的灰色的涤棉长裤，一头微黄的短发随随便便地梳成两支短辫搭在肩上。她走得很慢，那双虽大却明明白白透出一种冷漠的神情的眼睛，打量着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的松花江岸五色斑斓的夏景，似乎很有点吃惊。以至使她那苍白的脸上平日总严肃地紧抿着的小嘴，此刻也微微张了开来。

……一艘白色的水鸟般的小汽艇飞快地从她眼前的江面上掠过，一群群青年人高声的欢笑随着一阵阵浪花溅洒开去。漂亮的渡轮满载着游客向江北太阳岛驶去，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站在船尾正把白色的太阳帽抓在手里向岸上连连挥动；不时有歌声和琴声从江面上飘来，她寻声望去，见几只小舢板

顺流而下，船上有一个女孩子穿着湿漉漉的游泳衣正弹着吉他，另外几个姑娘打着红色的尼龙伞在静静倾听；另一只船上有一位姑娘在拉手风琴，几个小伙子快乐地晃着脑袋和着乐曲唱歌……

从她身边的江堤上拥来拥去川流不息的人群，拎着游泳衣的、抱着啤酒瓶和面包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姑娘们穿着色彩鲜艳、式样新奇的短裙，连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的无袖连衫裙和旗袍也出现了，裙边滚着皱条，胸口绣着嵌有金线的花……

她愕然了。她刚从下游的一个偏远的公社卫生院来，差不多一年没回家了。她无论如何想不到，江岸的斯大林公园会有这么惊人的变化。吉他、连衫裙、太阳帽，那只在她小时候朦胧的记忆中出现过，可是今天，连水上俱乐部十二年前被批为“典型的修正主义建筑”的俄罗斯式的尖顶，如今也已被粉刷一新，在柳影婆娑的江堤上昂然翘首……

她揉揉眼睛，感到虚弱的身子很有些疲倦，头也胀裂般的疼。她正想找张长椅坐下来歇一会儿，却被前面骤然而起的一阵掌声吸引过去。

不远的那株粗壮的柳树上，挂着一面鲜艳的共青团团旗，从团旗下一大圈密密层层的人群中，传来了悠扬的小提琴声。优美而奔放的旋律，使她很快分辨出这是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莎蒂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安德路莎浪漫曲》。这支曲子对于她实在是太熟悉了，那愉快地跳跃着的声波唤起她对童年和她一家人往昔的欢乐的回忆，象阳光一般透进了她抑郁的心里。她已经好多年没听到这支曲子了，然而它曾经是她父亲

最喜爱的独奏曲中的一支。她把头靠在身后的树干上，微微闭上了眼睛，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到音乐中去了。使她惊讶的是琴手竟然如此富于感情，她觉得他的娴熟、流畅的技法和对乐段别出心裁的处理，是因为他对这支曲子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听着听着，随着琴弦的节奏，她情不自禁地低低地哼了起来……

忽然，她下意识地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嘴，惊恐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当她发现并没有人注意自己的时候，怦怦直跳的心才放了下来。她呆呆站了一会，谛听着从人圈中飞出来的琴声，这时她好象猛然醒悟到什么，慌忙踮起脚尖朝人圈中望去，似乎想看清琴手的面貌。但这正是一个星期天，人实在太多了，她于是不顾一切地朝人群中挤去，急急忙忙拨开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顾不得踩了人家的脚，终于汗流满面地挤到了前面。她定了定神，望了一眼中间空地上那位正激情满怀地演奏着的琴手，禁不住“啊”了一声，傻了似地怔在那里……

他，一个沉湎在自己优美的琴声中的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一双闪烁着热情的火焰般的大眼睛，有力地抽动着的高高的鼻子，满不在乎地乐呵呵咧开着的稍稍显大些的嘴，颇有些艺术家气质的一绺弯曲的黑发搭在宽阔的脑门上，正随着琴弦的节奏急剧地跳动着，身子也在琴声中欢乐地转动，一只脚轻快地敲打着地面，于是那激越昂扬的乐曲声便如瀑布一般从他那白色的弓弦下倾泻出来。他满脸喜气，连眉毛都在笑，如果可以的话，他简直就想抱着琴跳起舞来……

“西班牙……”她喃喃道，两眼死死地盯住了他手中的那

把闪闪发亮的提琴，脸色顿时变得刹白，冷汗从她的额头沁出来，她觉得空气燥热，胸口闷得慌，头一阵阵发晕，连大树也好像在摇晃。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的病要发作，害怕地想抓住什么东西扶靠一下，但到处都是人。掌声忽然又响起来，小伙子从容不迫地鞠了一个躬，看样子准备应热情的听众之邀，再拉一支……

……她眼前金星四溅，小伙子的形象模糊了，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脖子上挂着一把提琴，弯腰弓背，站在高台上挨批……

“小莫，你疯了！”从她的嗓子里发出一声尖叫。她似乎要说什么，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栽倒下去。

快乐的琴手听见这撕人心肺的喊声，蓦然回首，他看见她，也怔住了。半晌，扑过去，吐出两个字：

“姐姐……”

二

姐姐叫做舒贝，小名贝妮。她的两年多前过世的父亲是这个城市某大学的艺术系主任，音乐教授。他过去曾因自己同舒伯特同“姓”感到骄傲，人们单称他“舒伯”。由于酷爱音乐，将大女儿取了音乐家贝多芬的一个字，儿子取了莫扎特的一个字，叫做舒莫。本来女儿有着她曾在歌剧院担任副院长的母亲一般甜润的歌喉，自从母亲在十二年前，抹去了在这个世界上自己的声音含冤死去以后，她从此便很少再唱歌。如今她已经没有什么亲人，只有那个在电机厂当工人的弟弟，她用全部的感情爱着他。

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白得耀眼的医院的病床上。头痛似乎好多了，只是有些恶心。她想起自己刚才突然的昏厥，禁不住苦笑了一下。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所以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才催她回来检查治疗。其实她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自从七四年秋冬那个沉重的打击不幸降临到她头上以后，头痛和眩晕就成了常事。今天在江堤上，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弟弟居然会违反她们长久以来的默契，重新又拉起了小提琴，而且还在公开的场合演奏欧洲民间舞曲，对于她来说，这实在太意外了。

她睁开眼睛，看见舒莫正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床头吊针滴管的速度。床头柜上放着一只虽旧却保管得很细心的提琴盒。

她好象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眼睛急急地避开了那只琴盒，低声说：

“拿开。”

舒莫迟疑了一下，似乎想分辨，却还是乖乖地把它塞到床底下去了。

她点点头，示意弟弟把她那只随身的书包拿过来，用一只手从中摸出了一个白色的信封，递给了舒莫。她的手颤抖得厉害，刚刚恢复一点生气的脸色又变得那么阴冷。

“念吧，小莫，你一定是把它忘了。”她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气说。

舒莫咽了一口唾沫，脸憋得通红，用央求的眼光瞧着姐姐，但是没有用。他知道姐姐的脾气。可是，现在这样的時候，来念这样的东西，在他看来毫无必要。虽然它在他们心

目中曾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是爸爸临终前留下的遗嘱。

他留心了一下四周的病友并没有注意他们，便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念起来。爸爸，他们曾经有过一个怎样热情爽朗而又生气勃勃的爸爸呀。他会在晴朗的夏日带她们姐弟去松花江游泳，在白玉似的沙滩上拉琴，让琴声和江水一起流入大海。他引来了那么多听众，而自己却全然没有发现。星期天他们家里总是坐满了来“补课”的学生，爸爸的琴声一响，房间里连呼吸的声音都听不见，琴声把大家带到积雪的原始森林，轻捷的小鹿在雪上奔跑，而一泓永不枯竭的温泉，却在雪层下，热烈地、湍急地冒出来……叮咚……叮咚……琴声戛然而止，忽然间，开怀的大笑又充溢了屋子，于是所有的人都象琴键一般活跃起来……

可是，自从爸爸从关押了两年之久的“牛棚”回到家里（罪名是他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过几首流行的爱国歌曲），知道妈妈已经在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他从此变得沉默了。他是那样忧郁、悲凉。只有当他见到这只琴时，眼睛里才会射出光芒来。他用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拉他的小提琴。那琴是妈妈从国外带回来的，抄家的那天恰恰因为舒莫把它带出去了，才得以幸免。爸爸有时整天的拉琴，说起来很可怜，那时候只能拉简单的练习曲，可他竟然不嫌腻味，会一口气拉上几十遍。于是舒莫想：一个人爱什么，怕是不能阻拦的。爸爸常常爱说这句话：“你们这些孩子，可懂得音乐是生活中的阳光……”

他就是这样深深地爱着他的音乐，一直到临死的前一刻。

那是七六年一月那个奇寒的冬天，人们还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学校却在“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的口号声中开起批判会来，首先被点名的就是“舒伯”。这天，他被通知再不许上讲台了……

他早已变得很衰老了啊，只不过是一支挣扎着在发着自己最后一点亮光的残烛，怎能经得起这样致命的打击！舒莫扶着他回到家里。“琴，琴……”老人喃喃地重复着这几个字，忽然从躺椅上挣扎起来，抓起那把伴随他度过了几十个春秋的小提琴，跌跌撞撞地往门外走去，姐弟两个竟都没有拦住。他扑倒在阳台的栏杆上，把琴扔下三丈高的四层楼下去了……

舒莫悄悄瞟了一眼手中的那张白纸，一种痛楚的感觉潜入他的胸中。那个月色惨淡的夜晚，当楼下传来清脆的“啪啪”声时，爸爸昏死了过去。弥留之际，他望着两个哭得泪人一般的孩子，费力地说：“莫儿再不要学琴……贝妮日后的婚事以择工人为宜……做一个……普通人……切莫……牵涉政治……不要爱……”

“不要爱……”老人好象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他努力做着手势，但发不出声音。

他终于闭上眼睛。寒风萧瑟，孤灯伴着两个孩子，没有谁敢来看望他们。只有楼下雪地上断弦无声的哀乐送别一个纯真的灵魂。懂事的舒贝用颤抖的手，记下了爸爸的这些话，从此便一直藏在身上……

爸爸带着他的冤屈与愤恨告别了人世间，甚至冷酷地宣布让他从小亲手培养的舒莫从此不要搞音乐，他的爱、理想，

同他的提琴一起破碎了，完结了！他走的时候，胸中好象只有恨。“不要爱”，不要爱什么呢？不要爱爸爸和妈妈曾经爱过的那些东西吗？舒莫在恶梦纠缠的半夜醒来，常常觉得奇怪，他不相信象父亲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临死前会留下如此绝望的遗嘱。从他懂事那天起，爸爸总是谆谆教导他要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事业。于是“爱”字便成为从小就在他心目中生根的一种神圣而又坚定的信念。他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不爱生活还怎样生活下去……

但是后来他很快解开了这个疑团，并在心里原谅了爸爸。因为爸爸决没有想到在他去世的不到半年时间里，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他还会留下这样心痛欲绝的遗言吗？舒莫在那喜庆的日子里多少次夜不成寐，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个问题，最后几乎是肯定了自己这个看法。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积攒的工资买了一把新的提琴，放进了那只空闲多时的旧琴盒中去，重新偷偷练起琴来。他试探过姐姐，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可是舒贝却对父亲的遗嘱至今恪守不移。

“我一直担心你会不听爸爸的话。”舒贝有气无力地说道，“看来不是多余的。你太单纯了，弟弟。你以为爸爸的遗嘱仅仅是指那个时期说的吗？不，他是为我们一辈子考虑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是他以生命换来的教训。你不重视这些话，主要还是你舍不得你的小提琴，太爱它的缘故……”

“哦，也许是……我，爱它。”舒莫坦然地承认，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似乎想象每次那样含混地遮掩过去，却办不到。他迅速地望了一眼窗外，调皮地眯了眯眼睛，贴着舒

贝的耳朵说：“你看看那是谁来了——李欣。我打电话告诉他的。”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难道你不爱他吗？你一定已经收到他的信了吧？我想，也许我和你两个人，今天都要违背父亲的遗愿了……”

舒贝吃惊了，睁大了眼睛。透过那白色的窗帘，她看见了在走廊上踱步的一个年轻人的侧影，瘦长的个子，显得很有主见的高高的颧骨，厚厚的宽边眼镜，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真的是他，他啊……

三

静悄悄的病房，洁白的床单，洁白的窗帘，好象故意要把人带到几年前的往事中去：那是父亲去世以后不久，严冬还没有过去，舒莫得了腹膜炎开刀住院，舒贝赶回家来护理弟弟，就在这样的病房中第一次认识了他，这个瘦长的、黑黑的而有一双智慧和热情的眼睛的年轻人。他是因为工伤也来住院的。当他被送进病房的时候，破旧的草绿色棉衣裤、棉靴，使她误以为他是个郊区的农民。第二天，发现他枕头下面压着许多书。舒莫马上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以后他悄悄地告诉舒贝，这个人叫李欣，是老高二的上海知识青年，在农场当个瓦工班长。又过了几天，他又告诉舒贝，说他同这个人的观点非常一致。因为舒贝是个护士，就在看护弟弟的同时也担当起护理李欣的任务来。她把一切做得又快又好。李欣默默听凭她的照料，只是投之以感激的一笑。他不爱说话，尤其同姑娘。可是有时她给大伙念报纸，他却总是打断她，而自告奋勇地给病友们讲起笑话来，大伙都

乐得哈哈大笑。舒莫说他是个幽默家，他的脚好些，可以走动了。一天他不在的时候，舒贝帮他收拾床铺，出于好奇，翻起他枕头下滑出来的书本，不觉吃了一惊。什么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和基础起源》、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还有什么《巴贝夫文选》。他从哪里弄来这些书呢？她还心头怦怦乱跳，他进来了。

“唔，你，想考大学吧？”她试探着问。

他淡淡一笑：“不，就是看看而已。”想想又补了一句，“如今想上大学，不用考。看了这么些书，倒把资格看没了……”

她没有再问下去，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后来从舒莫那里知道，原来群众几次推荐他上大学，都因为他不愿给领导送礼被斥为“入学动机不纯”而一再落选。他却毫不后悔。他的身世深深拨动了舒贝的心弦，她不觉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尊敬。于是一个瘦高的形象日渐在她心中明朗起来。李欣出院的时候，已同舒莫成了好朋友。舒莫约请他到家作客，他欣然应允了。他来得很不是时候，晚饭后，舒贝正在洗碗，还轻轻哼着什么歌。这天她恰恰哼的是一支苏联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小路》。当她清清楚楚唱到“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时，他进来了。

舒贝脸红起来。她不愿意有人听到她的歌声，因为她并不是因为高兴才唱歌。

“小路！”李欣兴奋地叫道，“很久没听到了！”

她没想到他会这样熟悉并且喜欢，便故意板着脸说：“走小路不走大路，还不是修正主义！”

“不，”他一本正经地反驳她，“我就喜欢小路！马克思说

过，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不辞劳苦地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如果人人都走平坦而又保险的大路，这个世界怕不会进步了。”

“我们不敢。”舒贝吐了吐舌头，“《小路》只有在家里唱唱……”

他皱着眉头，很自信地摇摇头说：“不会的，我想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久，等到大家都上了战场，情况就会改变。”

他往书架走去，取下那只积满灰尘的琴盒，端详许久，想必他是已经听舒莫讲过有关它的故事了。他一边拂去浮灰一边气愤地说：“没有琴了，否则小莫倒可以伴奏，唱它几只歌。这只空琴盒，真是一件罪恶的见证，是那些人迫害艺术家、摧残文化的罪证！”

舒贝悚然了。她第一次听到对琴盒这样的评价。她注视着他那瘦瘦的脸庞，惊讶这个文质彬彬的人怎么竟然会说出这样血气方刚的话来。在这个平静的外表下奔腾着怎样的一匹思想的野马呵，她的眼睛中放射出了敬佩的光彩。这一夜，他同舒莫谈得很晚，只有这时，他才变得滔滔不绝。他称自己是“异教徒”，然后哈哈大笑……

春天快到来的时候，他回上海探亲去了。那正是七六年四月风云激荡的日子。五月他回来了，路过哈尔滨换车来看舒家姊弟，却没有久留，他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交给了舒莫。

“替我保存吧，我相信你们。”

他那熠熠发光的眼神里，看不出任何风浪即将来临的迹象，但舒贝却从他浓密的眉宇间，预感到好象有什么事要发

生。他走了，带走了她的一颗心。

舒莫打开那包东西一看，原来是一叠厚厚的文稿，有几篇题为《谁是真正的暴发户》、《打倒新贵》、《民主不许玷污》的文章。舒莫手舞足蹈地连声叫好，舒贝却出了一身汗。她考虑了一夜，最后将文稿塞进一口袋炒面粉中，带回了公社卫生院，又装进了自己的枕芯里。在那一段长长的日子里，这只枕芯便成了她忠实的伙伴。她向它倾洒过泪水，用它寄托过思念，那一叠硬梆梆的文稿在她眼中是烧红的砖块，枕在上面却又使她觉得心里踏实，更深夜静时，还会同她细细交谈。她曾努力想驱赶那文稿的主人在自己脑海中的形象，却办不到。卫生院门口有一株正开着喷香的小花的椴树，她常在露水未消的清晨和晚霞绚丽的黄昏久久地伫立在树下，向远方凝望。她在等待谁呢？有人问她，她脸红了。等他吗？她问自己。不，不，为什么是等他？难道她……这一刻她心慌起来。椴花谢了，柞叶红了，他却没有任何消息……

冬去春来，松花江解冻了，原野复苏了，打倒“四人帮”半年之后，李欣还没有来。一直到波斯菊盛开的七月的一天，舒贝突然接到舒莫的长途电话，说是李欣到了哈尔滨，要她赶快把那些手稿送回来。她赶回家里，才知他去年因向《红旗》杂志写信，在上海又参与支持了南京的“四·五”活动，回农场后就被北京和上海的两封专函备案隔离了，直到现在才放出来，可是结论还留了尾巴，他这次就是来找省委“上访”的。舒贝温柔地注视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惊奇地问：“你，你怎么反而胖起来了呢？我以为……”

李欣爆发出一阵大笑：“一听到粉碎了‘四人帮’，一顿吃

六个窝头，关着，关着，倒好象住上了疗养院，越养越胖了……”

这样的笑声是有感染力的，好象要把人的心都融化在里头。舒贝也不禁笑了起来。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笑容，忽然头一回觉得自己笑的时候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呢，只是她不喜欢笑。

为了庆祝重逢，舒莫提议唱歌，他拿出了小提琴。李欣没有推辞，用圆浑的男中音唱起了《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舒贝这才发现原来他有那样好听的男中音。她多么想和着一起唱起来啊，但她克制了自己。当他唱到：“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时，她同他深情的目光相遇了。好象一股电流流过全身，她惊慌失措地想到了爱，意识到了这个几年来自己一直回避的东西。她想不承认，快快逃回了公社卫生院……

可是，这也许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当第二个夏天来临的时候，也就是前不久，她接到了李欣的一封信，信上告诉她：他考上了松江大学哲学系。这个消息非但没有使她感到高兴，而象一盆凉水把她从头到脚浇透了。十年来，政治、哲学这样的字眼，总使她有如临大敌之感。打倒了“四人帮”，也不能使她完全改变这种看法。更使她心慌意乱的是李欣在这封信上，第一次正式向她表达了自己心中已深藏了两年之久的爱情。他说他喜欢她那种沉静、矜持的性格，尽管有点过于忧郁，却同他严肃的哲学气质相吻合。

这封信掀起了她心中的波澜，她一连几夜没有合眼。难道很久以来她不是在渴望着爱吗？可是当它到来的时候……